

徐志摩墨迹

名功題識

CHENG

吳德健
虞坤林

主編

徐志摩集
啟功題識

華寶齋書社

书信 第四辑

第四辑目录

书信（按姓氏笔划排列）

| | | |
|------|------|---|
| 致万雄超 | 一封 | 一 |
| 致邵询美 | 一封 | 二 |
| 致张惠衣 | 一封 | 三 |
| 致张幼仪 | 一封 | 二 |
| 致张慰慈 | 四封 | 一 |
| 致李祁 | 一封 | 一 |
| 致陈中凡 | 一封 | 一 |
| 致陆小曼 | 一封 | 一 |
| 致周作人 | 一封 | 一 |
| 致赵家璧 | 一封 | 一 |
| 致胡适 | 四十五封 | 一 |
| 致林徽音 | 一封 | 一 |
| 致杨杏佛 | 一封 | 一 |

| | | |
|------|----|-----|
| 致徐光济 | 一封 | 一〇八 |
| 致郭子雄 | 一封 | 一一一 |
| 致梁实秋 | 五封 | 一二二 |
| 致舒新城 | 六封 | 二二二 |
| 致傅斯年 | 一封 | 二三八 |
| | | 二三四 |

同人先生之書
不隱著於世者甚矣
安知其未傳於後也
故予之子孫皆以爲
家傳之寶也
予之子孫皆以爲
家傳之寶也
予之子孫皆以爲
家傳之寶也
予之子孫皆以爲
家傳之寶也
予之子孫皆以爲
家傳之寶也

四傳先生

頃者考稽聖人小行一毫皆

窮因之狀特稱為活此者蓋不

發達將乃褐立斯固之微不佳

而其情實可憐為此作內奏

久而考究先生之一聞者鮮也
故受叫印授依依相酬此微所

著者亦將說者此古者急於其事
乞於甲子之計此所

奏安上掌之急

奏

新月書店編輯所

第 號 貨 直

陶文

福乃老謝初平三中

年幼望平新岁在寅嘗

汝子林馬其德克寧同子

錢行也務彷彿

古文

民國年月日

號五四五號六九九號一五五號九五號上海法租界賽而羅蒂話西

上海新月書店

任政社向序

惠翁去印後為數所奪事是不
圖切脊毫釐處早傳如斯也。請
君係繩也彼曰行訖之委矣甚況
繩張七古碑至行係繩一層少有誰
也做不得；以之待及初派安樂

民國年月日

上海新月書店

是乙巳年十一月，至於甲子年
設館於新界，每場門票一元，此
是他的話。當時一時之風也。日時
在此，它一處歸向。想來歷有年期矣。
嘗觀之，列印之種是不會錯的。而
作已後過，紙張設法，清稿得原稿，且
就其稿，不以有誤，而取

朱子

志摩

民國九年五月一日

幼儀

卷一未知道你们都好。尤其是欲。连步多快，你忙极了。每晚即床不
睡觉。你姐做佛，瘦至极。是极需要有精神。我们连新人都睡下十一个星
期，你如何做到。万念感谢你。幼仪，妈生你为我生事都舒適。生你
时，我送你此。喜事年内，送不着。而你生母，一刻脚上不便，二刻向来走不
走。生程四百里。我的不快，你先回。生母老不稳，连百步也。

我们生子，海归是女子说的。第一是多生母地行，你越看，越生
去。这不之母，我已同你娘，破了。找些田字，连万斤，你生母，生了。
你的福气，常在前。你娘，你生母，三弟，你生母，针灸师。
阿敏的字，真有风骨。她的自信心，也甚。要命的，老不自信，真可笑！
篆刻，有一半样。东“钝”，但未运，未熟。每一室，写得开。

老八生后，如何？你通知。大体，健康。左季平。十一月廿四日

慰慈

第二函。通之原函及現代評論布告。我
本想寫信。不知他年內行止何如。巴黎傳單
料。生何影響。本教主。有傳。之後。堂主。漸
名傳。孟真。板脩。一聲已足。驚天下。而有餘。以其
篤厚。勞勃生。而未覓。未計。付當。乃約在君等一
談。此公是名。而主有。傷。教。閩。民。圓。報。用。底。司。
貿易。我。年。為。流。薦。薦。硃。石。新。庄。佈。置。將。次。

夏侯一
我天天打牌這裏人多極了我不便寫信等到了休石

西蜀

新舊約月初多已進全醫學在此才好能安眠一睡
為病始解渴因但寒未好又至平日已利在兩人氣管
總生痰僻生而泡出多不便故而少走動和嘗四味三次
此可但急者安頓魚腥等甚重非趕快工作不可破石
惟小有事相伴當不以煩且和二佬共晨起急如電
人傷寒意極生否老父年近八十何似曾有行乞不見
復見所為問每更事晚不可醫目亦引缺後再送貨
今日九月二十七日平陽府城也 嘴緣近來是否常青
牌否 諸君見聞是否 常來行多盼

志摩子

懸念夢魂

隔絕了這半月，今天才接到你們北京來信，雖說沒什麼好消息，但也可略知安寧。真多生，朋友們在一起，我不觉得少，但同了才知道，我們這幾年也是在北京生了根的，一朝脫離了多夕有三監禁；所幸，仍感觉得到海青什麼事也沒做，朋友也見了犯少，徒詬也只說：「德生富和徐衡真好，什麼都好，」於似不尚內外貧乏，有時打牌，有時乾坐着。

出其崇峻，方知之不亦便。所遇也物，少动。送以物，
開孔子碑在墓上，做新揭，舊燒毛丁白毛打電報
拉了和吉，歸來說真打上手其實，他拉了和吉打牌
至西二上多才放取走手，後辨這四步風頭也。
和明大四家去看，一本大約出來，叫着平靜的詩，二
半初出，是更安安，或拜尤萬妙了。和卷，今年衍
魚，今屬完，新佳子又趕一過，一拉算將近一候，白恐
若爾，結婚，單序尚未掌印，你如不行同，存底堂，
是為立他處，你們可以避也取一張。

老歌君這長擣子怎麼了？和他在一起他為他究竟
有什麼主意，是否決意生為北京窮人呢？說到底
是：要不然那們至而他替他想法子——如何？

已幫那傳單例老少，這裡的傳單是老狗丁文江
誰知那大房也查了這道兒，若使他不走進冤頭，
向動搖處到海外而他們又不願為？這事以無數極之
也！北京教育局快步計開了，劉政布是多穿多穿
久哭的事，有些官事在腰上，拿得身体好，既不耐煩
馬口，以為晚去差房女工盤青姐，送她兩本准絕半書，
是：「去鄉野作。」

譜明後

有九

慰慈。一轉眼就怕有一兩個星期不曾給你通
信。你们好嗎？我們這才算到了老家。安了定
了，有了家業了。你們問切我們的也多口替我們
高興不是？上海一住就住了一月有餘，直到
前一星期咱们倆才正式回家。赵闔澤狠哪！小
曼簡直是重做新娘。比在北京做的花樣多
得多了，單說磕頭就不下百外。新房裡那間